

羅士馬莊

易卜主唐

劉伯量譯



上海學術研究會印行

易卜生著
劉伯量譯

羅士馬莊

學術研究會總會印行

羅士馬莊

實價大洋五角

郵費酌加

著者 易卜生

翻譯者 劉伯量

出版者 學術研究會總會

上海法界貝勒路同益里四號

總發行者 啓智書局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口八十六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再版贅語

此劇有各種文字的譯文，中文除我翻譯而外，却沒有別人譯牠。三年以前有幾位友人把這譯品在北平印行，閱時不久，已沒有多餘的了。現在學術研究會的會友李壽彭同志說：此可再版，作為會中出版物之一。我甚同意，因添寫這幾行字。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在首都

小引

自新青年出過易卜生號，凡愛讀書的人們，想有一部分已經知道易卜生是個何等樣的人和他在文壇上所佔的地位。用是譯者不來多述。現在的範圍，却只及於羅士馬莊 Roamsesholm 劇本。這劇是他於一八八六年在捫循 Minnolen 寫成，係描摹當日政治的情景。倘將著此劇之前十年或十二年挪威政黨對於憲法的擾攘一加追敘，聰慧的讀者自能領會。

一八一四年，挪威憲法給瑞典挪威王以議會議案之否決權，但如議案相連三次在三年議會中通過，國王即不認可，也得成為法律。此法施行到一八七〇年，以後自由黨的勢力漸盛，其情乃為之變。因一切立法權和財政權皆定自議會，閣員不得在其中列席，且閣員除對國王外不負他種責任。所以多數自由黨在議會的提案，往往被一保守黨內閣所阻撓而無法干涉。一八七二年，閣員須列席議會的案

件，得八十對二十九之五十一票多數通過於議會，而國王竟加否認。但此案以後更繼續三次在議會通過，末次更得九十三對二十之七十三票多數的表決；但國王歐斯嘉Oscar宣言，凡關於憲法的變動，國王有絕對否決權，復將此議決案加以否認。一八八〇年六月九日議會公佈議決，指此議決案雖經國王否認，而根據憲法也得成為法律。國王仍置諸不理，由閣員建議，宣佈不獨關於憲法問題，即關於補充的準則，國王有絕對否決權。於是把議會激惱了，竟相率採用憲法上最後的手段：彈劾閣員於王國最高法院，此法庭由上院之議會中之內部委員會，執行上院職務。），和大理院的法官組織之。政治鬭爭極烈，對最高法院的組織，尤啓最大的爭端；但自由黨勢力磅礴，行動全得如意，所有閣員均被免職而罰鍰。至此國王纔假表同情於議會，選擇極右黨的人物組織新閣。惟此派秉政，事實上仍難呈樂觀，相傳國王尙欲圖最後一擲，却被智者勸阻。等他決心顧全大局而退讓，時間已不算早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詔令自由黨二十多年的議事領袖司麥

德魯 Johan Ewerdrup 組閣，該氏充許，遂解決了這一場憲法戰爭，自由黨算佔了最後的勝利。

一八八五年夏，正逢這一場政治戰爭閉幕，易卜生末次歸遊挪威。據野格 Henrik Joegre 的記載說：「當易卜生最後還鄉時，政治戰爭業已結束，可是惠潮澎湃，仍能令他驚駭，甚至還有流言時常中傷及他，因念紛爭好像沒有止息的一日，心裏着實難過。並且感傷現在的仇讎，大半都是以前的密友，如今各行其是，各向其見，我虞爾詐，決非國家之福。他既具這種憤慨，所以每每發出激烈的言談，至稱挪威所住的不是二百萬人，直是二百萬貓犬。這類的感想，在羅士馬莊劇中描寫黨派分歧，就得到，失敗者的懷苦，以克羅爾作代表；戰勝者的趾高氣揚，不願開誠佈公，由摩登司高充芻形。『全劇用意至為精深，非僅表顯政治一端的感想。然政治情勢實是全篇背景，黨派的惡毒，寫得非常生動。羅士馬自然是此劇的主人翁，他是志氣堅定立意向上的人，即狐媚險詐如呂貝加的女子，

與他同處，也被他的人格感化而視死如歸，他真是一個在易卜生理想中的人物。

我譯此劇，係據英人亞基爾 Charles Archer 的譯本，偏於直譯，得友人于世秀君整理一過，便覺流暢。我要對於君表示相助整理的謝忱。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譯者記于柏林

羅
士
馬
莊

原
书
空
白
页

劇中人

蔣勒斯羅士馬 Johannes Rosner 羅士馬莊的主人，退職牧師。

呂貝加維司德 Rebecca West. 住在羅士馬的家裏。

克羅爾校長 Rector Kroell. 羅士馬的內兄。

歐立克本底爾 Ulric Brendel

彼德摩登司高 Peter Mortensgaard.

西爾斯夫人 Madam Helseth. 羅士馬莊的女用人。

此劇的地址在羅士馬莊，這是一個舊家庭，其位置與挪威西部濱海的一個小城相近。

第一章

(佈景)在羅士馬莊的客廳，室雖舊式而寬闊，並很安妥，前面右邊火爐上裝飾些新鮮赤楊枝和野花；後面的右邊有一門，開摺門可進廳房，左有一窗，窗前雜植花木。火爐側旁有一棹一沙發一安樂椅。牆上掛着古今牧師官吏和政府穿制服的官吏像。窗和進廳房那道門和在那邊的房門都是打開的。外邊能看着一排老樹的蔭道直通農場。此時正是夏天的傍晚，太陽恰落以後。

(呂貝加維司德坐在窗前那把安樂椅上編織一條白色毛織的大圍頸巾，這時快要作好了。她常從植物簇葉中望出去，好像期待甚麼似的。不一會，西爾斯夫人即從左邊進來。)

西爾斯夫人 我想這時起手擺晚餐好麼，小姐？

呂貝加維司德 是，請做，現在牧師也快回來了。

西 小姐，你坐在那裏，不覺得當風嗎？

呂 是，這裏是有一點當風，或許你把窗子關上好點。

西 (開了進廳房的門走到窗前) 怎麼，那不是牧師走過那裏嗎？

呂 在那裏？(立起來) 是，那是他。(藏在帷後) 站在旁邊，不要使他看見我們。

西 (從窗前退回) 你想想，小姐，他又起手繞那磨坊溪的小路了。

呂 前天他也是走的那條路，(從帷與窗眶中間往外望) 但讓我們看，或者——

西 他願冒險過那小橋嗎？

呂 所以我要去看他。(略歇) 不。他折回了，他又走上面大路了。(離開窗子) 繞一條長路。

西 親愛的上帝，是的。無怪乎這牧師在上橋之前要兩次思想。在這個地方，像那樣的事已經發生了——

呂 (折疊起她的工作) 他們離不開他們的死者在這羅士馬莊裏。

西 現在我該說，小姐，惟獨是死者不願離開羅士馬莊。

呂 (看着她) 死者麼？

西 是的，死的人幾乎不能與他們活着的人分離。

呂 怎麼使你有這種奇想呢？

西 好，若不是這個，我想那裏是沒有白馬了。

呂 現在白馬的故事究竟怎麼樣呢，西爾斯夫人？

西 哦，我不愛講這個；並且你是不信這類事的。

呂 然則你是相信這個麼？

西 （走去開窗子）現在你是和我開玩笑了，小姐。（向外看）怎麼，羅士馬先生不是又上了磨坊溪的小路嗎？

呂 （向外看）在那裏的那個人？（走近窗前）不是，那是校長呵！

西 是的，不錯。

呂 我好歡喜呵！你看，他是到此處來了。

西 他一直過那小橋，他已走過了。但是她是他的妹子，他自己的肉血。好，我

要去擺晚餐了，維司德小姐。

（她從右邊出去。呂貝加在窗前站了片刻；即向外微笑並點頭。天色到此時愈見黑了。）

呂（走向右邊的門）哦，西爾斯夫人，你可以格外多給我們作一點菜吃晚飯，你知道甚麼是校長最愛的。

西（在外答應）哦，是的，小姐，我注意就是了。

呂（打開通廳房的門）你終于！我是如何的歡喜看見你呵，我親愛的校長！

克羅爾校長（進廳房，放下他的手杖）多謝，我不致於打擾你麼？

呂 你？怎麼你要這樣問呢？

克（走進來）還是照常的和氣。（四下一看）羅士馬是在他樓上的房內麼？

呂 不，他出外散步去了。他今天比平常在外面長久一點；但現在快回來了。

（招呼他坐在沙發上）你願坐下候他回來麼？

克 (放下他的帽子)多謝。(坐下，舉眼視他的周圍)怎麼，你把這舊屋子修飾得好啊！到處都有花！

呂 羅士馬是愛新鮮而正長的花繞着他。

克 并且你也是這樣，你不是麼？

呂 是的；花能使我有一個歡喜的感觸。然而直到最近，我們不能有花。

克 (點首作愁容)是的，爲着可憐的比達，花的香氣是太多了。

呂 花的顏色，也足使她昏迷——

克 我記得，我記得。(輕一點的聲音)好，這裏的事情又怎樣呢？

呂 哦，各樣事都很平常，天天都是差不多。——你怎麼樣？你的妻呢——？

克 咳，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不要談論我的事務。在一家裏，不是這個，就是那個，當有多少不如意的；特別是在現在的時候。

呂 (略停一停，坐在沙發旁邊的一把安樂椅上)在一個假期裏，怎麼你一回也

不到我們這裏來呢？

克 哦，把自己做成一個厭物是不行的——

呂 你若知道我們如何的思念你——

克 那個時候我到別處去了——

呂 是的，最後一兩星期，我們聽得你到政治會去了。

克 (點頭) 是，你的意思怎麼樣？你想我偌大年紀，還要去當政治播弄家嗎？

哼！

呂 (微笑)，好，你是常常好作播弄家的，克羅爾校長。

克 是的，我不過以爲私下的消遣。但是從此以來，不能當作玩意事了，我能告

訴你——你常看急進派的報紙麼？

呂 哈，是的，我親愛的校長，我不能否認這個——

克 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我沒甚麼反對他的話——沒有事涉及於你。